　　《把我送去月子中心后，爸妈悔疯了》

我正在房间和父亲拨打视频电话，孕妇嫂子忽然闯进来狂扇自己耳光。

　　“虽然小姑总嫌俺没文化，但俺也把小姑当做亲小姑，能不能请小姑别用手机辐射影响俺肚子里的孩子，他要是长成畸形俺就不活了！”

　　父亲责怪我歧视大山里出来的嫂子，把我送到月子中心感受孕妇的奉献与伟大。

　　我被迫怀孕，每天都要接受不同男人的滋养。

　　半年后父亲来接我回家，对我珠圆玉润的形象十分满意。

　　直到我端起桌上一杯奶递给他们：“爸爸妈妈，这是女儿为了迎接你们现场挤得，你们尝尝女儿的奶。”

　　闻言父亲脸都气红了:“不就是让你住月子中心修养享受了半年，你至于说这种话气爸爸吗！”

　　这时年迈丑陋的护工来清理房间，我立刻掀起衣服露出怀了五胞胎的肚子：

　　“护工大人快摸摸，您的孩子正踢我呢。”

　　1

　　为了迎接我这家族第一才女从月子中心回归，父亲声势浩大的叫上了所有亲戚。

　　我坐在房间，戴着充满知性的金丝眼镜，看众人浩浩荡荡走进来。

　　父亲表情庄重威严道：“沈知薇，在月子中心这半年你明白孕妇的不易了吗？希望你回去以后不要再找翠香麻烦，别让全家人对你失望。”

　　我盯着眼前这么一大群人，没听懂他们话中的指令。

　　只能走到离我最近的父亲面前，捧起他的手放胸口，示意他可以随意享用我了。

　　但他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

　　愣怔过后顺着我的脸摸摸我的头，满意的笑道：“自打你16岁起，就从没和爸爸这么亲近过了，看来在月子中心这半年，真的感化矫正了你那桀骜不驯的心灵，爸爸看你这么温柔宁静，真是欣慰。”

　　他慈爱的上下打量我，然后盯着我珠圆玉润的身材：“来之前爸爸还担心你这半年过得不好，现在彻底放心了。”

　　他拍了拍我肩膀，然后转身去拿我床头的笔记本电脑，想看看我这半年又新研究了几款产品，发表了多少篇论文，

　　结果在打开电脑后眼球都瞪大了：

　　“知薇，你电脑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你这半年没有发表论文吗？”

　　“你过去不是说要当科学家，从16岁起，每月都最少发表几篇对国家有用的论文。”

　　“你现在不再为国家做贡献了吗？”

　　我歪着头，

　　好半天才终于听到熟悉的指令，立刻做出回应：“我现在就在做着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

　　我神情骄傲，双手随目光轻轻抚摸怀了五胞胎的小腹。

　　父母怔住，跟随我目光看向小腹。

　　嫂子李翠香慌张的挡在我和爸妈中间：“爸妈，小姑是咱们龙国最年轻的天才科学家，即使不用电脑，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我闻声抬头，看见嫂子的瞬间立刻脸色大变。

　　过去她每一次出现，我都会被许多人轮番折磨。

　　脑中仅存的记忆里，是她命令我每次见面都要给她下跪舔脚，如果不舔她污臭有力的大脚，她就会让更多男人让我怀上孩子。

　　我慌慌张张、踉踉跄跄就要跑过去给她跪下。

　　却看她忽然尖叫一声，

　　害怕的躲到爸爸和哥哥身后，嘴里还嚷着：“别打俺！俺错了，俺再也不敢出来说话了！”

　　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父亲抬起一脚就把我踢飞出去。

　　哥哥把李翠香护在身后：“沈知薇！你修身养性半年，怎么还不愿放过你嫂子！”

　　“就因为她从农村出来没文化，比不上你能为国家做贡献，你就厌恶她给女性丢脸，对她非打即骂？”

　　伴随哥哥怒斥，场上所有人都对我冷眼相看。

　　父亲也痛心疾首：“咱们家虽然是教师家庭，但也从来不歧视没有文化的人啊，更何况那是你哥哥选择的伴侣，你的亲嫂子，我怎么教出你这么个不敬哥嫂的败类！”

　　2

　　场上所有人都在骂我。

　　我看着他们眼中的恶意，立马想到过去也是这样。

　　每次李翠香来，都会有一群男人帮我怀孕，他们一边称呼我大科学家，一边拿我各种消遣。

　　无论我多么努力的反抗，都只会换来更粗暴的侵犯。

　　我吓得止不住颤抖，

　　为了接下来不受其他折磨，我不再抵抗，主动转身跪在床上，把腰臀对准众人，旋过头朝他们讨好的扭动。

　　父亲见我露出这痴态，捂住胸口心脏差点骤停。

　　他不顾一切的将我拉直身体，悲切又疼惜的用被子将我遮住：

　　“知薇，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你明明是清冷聪慧的科学家，是不是你在月子中心受了委屈，告诉爸爸，爸爸拼了这条老命也会给你出气！”

　　李翠香哭着走上前：“对不起爸爸，当初要不是因为我害怕辐射把孩子变成畸形，知薇就不会被送来月子中心，她就不会因为看了太多孕妇和男人交配的画面，而满脑子都是男女发情那点儿事。”

　　“男女发情？”

　　哥哥和母亲骤然愣住，看我被父亲抱在怀里，被子下的身材无比凹凸有致。

　　一看就是受了男人不少滋润。

　　母亲又羞又怒：“我们当初让你来月子中心是修身养性的，你竟然天天和男人不清不楚，甚至连亲生父亲都不放过！”

　　随母亲说罢，父亲闪电般嫌恶的将我推倒。

　　一脸恶心的抡起巴掌狠狠抽在我脸上：“沈知薇，我可是你爸爸！为了赶走你嫂子，你真是一点脸都不要了，居然罔顾人伦！”

　　“相比你用辐射加害翠香肚子里的孩子，勾引自己亲生父亲，从大山里出来的翠香简直拥有山泉一样清澈纯净的心灵！”

　　3

　　父亲抡起巴掌狠狠不断抽在我身上。

　　我疼得几乎晕厥过去，死死捂着肚子，整个人都懵的意识不清。

　　但幸好这种场景我早已经非常熟悉，之前有太多男人都会突然恶狠狠拍在我身上，将我打翻在床。

　　我几乎是本能的从床上爬起，然后张开嘴伸出舌头：“好喝的，我要好喝的。”

　　这样的话会换来男人的喜爱，我颤抖着等待。

　　等来的却是母亲极致崩溃的尖叫：“女儿！这真是我的女儿吗！我那亭亭玉立的女儿，怎么会贱成这模样！”

　　父亲脸色灰败，一个踉跄好像瞬间老了十岁，整个人还要扶着才能站稳，他哆嗦手指：“你之前没日没夜做研究，爸明明是心疼你，才让你来月子中心跟着孕妇们修养身体，你就算怨恨爸爸，也不要这么糟蹋自己啊！”

　　嫂子更是普通一声给我跪下狂磕头：“对不起都是俺不对！小姑你回家里去吧，以后让我在月子中心待着，孩子出生前我绝对不进家里一步，你在月子中心受了什么罪，我十倍承担！”

　　嫂子还没说完，母亲先大声叫出来：

　　“不行！你还怀着沈家的孩子！”

　　说罢，母亲起身踹了我一脚：“你怎么这么恶毒，当初为了害死这个孩子，开手机辐射。现在又为了赶走他们母子，故意卖丑刺激我们老两口，你是不是想独吞家产！”

　　父亲听了母亲的话一脸恍然大悟。

　　然后沉下来脸看我：“原来这些都是你为了让家里绝后使得手段。”

　　“好，你不是不喜欢孩子吗？我找几个孩子给你吃了！”

　　闻言，亲戚朋友都惊呆了。

　　但父亲一招手，立刻有人送来个盘子，上面是一团紫红的血肉。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那团血肉一看就是人体身上的某个组织。

　　他们之前就知道我最不喜欢小孩子了，看见小孩子就忍不住想要远离。

　　更别说这种疑似死胎的血肉。

　　正常人看一眼都能恶心的吐出来，然后连做三天噩梦。

　　父亲则拿盘子对着我：“沈知薇，你不是讨厌孩子吗？看见孩子就心烦意乱。”

　　“现在我命令你把这盘死婴吃了！或者，立刻向你嫂子道歉，并且保证以后善待她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血肉的腥臭气让场上不少人都干呕出声，父亲眼中闪过不忍。

　　却还是把血肉端的离我近了些。

　　血腥腥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我清楚的闻到了这些味道。

　　但父亲不知道的是，

　　我其实认识盘子里的东西，那不是什么死婴血肉，而是紫河车。

　　月子中心最不缺的就是这些孕妇的胎盘了。

　　如果是以前，我依旧会害怕恶心。

　　但在月子中心的这半年里，我早就被这里的医生和护工调理过无数回，他们会不断拿我厌恶的东西，折磨我的精神。

　　在我怀上他们的五胞胎后，更是经常给我吃紫河车滋补身体。

　　要让我生5个漂亮的女宝宝供他们继续玩乐。

　　现在的我，别说是这些正经的紫河车，就是更恶心过分的东西，都吃得下去。

　　见父亲不断将紫河车送到我面前，

　　我拿起就往嘴里塞。

　　4

　　在众人震惊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我把紫河车塞进嘴里咀嚼。

　　父亲见了脸色大变，直接崩溃：“你不是最讨厌婴儿吗！并且你还有洁癖，作为科学界最年轻的天才，高高在上的未来人类之光，你怎么能吃这么污秽的东西！”

　　父亲崩溃喘息不停，抓着我肩膀不停摇晃。

　　我不理解。

　　明明是他当初把我送来月子中心，让嫂子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折磨我，刚刚又自己把紫河车递到我面前。

　　结果我吃了，他又嫌弃污秽了。

　　我没有收到指令不能随意说话。

　　父亲先顶不住了。

　　扭身问堂哥：“知薇当时来月子中心时候的助理呢？去找他，质问他为什么堂堂研究所科学家会变成如今不人不鬼的模样！”

　　亲戚们对我的遭遇也义愤填膺，纷纷四处搜索去把当初负责给我打下手的助理抓了过来。

　　父亲目光冰冷的看向助理：“当初我的女儿好好地去了你们研究所，你们研究所派你来照顾我女儿的生活，现在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女儿会变成这样。”

　　父亲语气森冷，眼神恨不得杀了她。

　　助理因为和李翠香有协议。

　　颤抖着摇晃脑袋：“我不能说，说了我的科学生涯就完了！”

　　父亲目光变得更冰冷，抬手就要给研究所所长打电话：“那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研究所你害国家损失了一名最天才的科学家。”

　　助理员当场破防：

　　“是沈知薇研究员不准我说的！她整日看那些孕妇和探望她们的丈夫交合，耐不住寂寞，这里的男人又特别专情，没人愿意出轨，她就和这里那个岁数大了的老光棍护工苟合在一起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

　　助手还拿出了我“认主协议”的视频。

　　那时我刚来到月子中心。

　　被一群男人轮番侵犯，不眠不休好几天，精神几近崩溃。

　　他们说只要我完成“认主仪式”，就放我回去睡觉。

　　当时我迷迷糊糊地就顺从了。

　　后来他们拿这个威胁我，如果不服从，就把视频发给所有人看，然后又逼我重新录制了一份。

　　父亲看我念出“认主宣言”。

　　眼中的崩溃与痛苦要溢出来，目眦欲裂的大喊：“不可能！”

　　他把助手的手机狠狠砸在地上摔碎，红着眼：“我女儿绝不可能这么做！她是冰清玉洁的好姑娘，是天才科学家！”

　　父亲转身摇晃我的肩膀：“快告诉他们这不是你，快说这视频是P的！”

　　父亲连声哀求。

　　我却眼睛一亮，看见年迈的护工走进来了。

　　我一把推开父亲，开心的跑到护工面前，邀功的掀起衣服露出我光洁雪白的肚皮：

　　“护工主人，我一直在等您，五个女宝宝今天好像踢我了。”

　　【卡点】

　　护工看着我圆滚滚的肚皮。

　　脸上刚要露出喜色，就看到我身后一众怒火冲天的亲戚。

　　他脸上的愕然还没来及消散，被我推开的父亲已经三步做两步，冲到护工面前，一拳打在他丑陋年迈的脸上。

　　“就你这个老东西糟蹋我女儿？！”

　　父亲红着眼，一副要打死护工的模样，护工连忙挣扎抵抗：“谁糟蹋了，都是她自愿的！”

　　父亲怒火更旺，拳拳出血。

　　护工自知理亏。

　　转身连忙逃了，我看着往日不可一世的护工落荒而逃的身影，捂住肚子。

　　却感觉身体猛然被一个温暖的怀抱抱住。

　　父亲用力抱住我，然后跪倒在我面前，看我鼓起的肚子满脸悔恨：“知薇，你怀孕了？！你怎么可能怀孕？”

　　他的头紧紧贴着我的腰间“对不起，都是爸爸的错，都怪爸爸把你从家里赶出来，让你在外面遇到坏人”

　　“你要是被坏人糟践了，心智还被摧残成这样，那都是爸爸没保护好你。”

　　父亲满脸泪水的跪在我腿边认错，即使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他还是喋喋不休。

　　我看着护工大人离去的方向。

　　想不通今天这是怎么了。

　　听了爸爸的话，哥哥眼眶也红了，走上前抚摸我的头：“我的好妹妹，你一个女孩子不知道受了多少罪，才会不堪受辱的叫那个丑陋护工做主人，你这么优秀，不知道被那种底层垃圾怎么折磨了才变成这样。”

　　“女儿，妈妈要是早点来看你，说不定这一切就不会发生。”母亲也抱着我流泪。

　　爸爸起身勉强笑着说：“知薇，跟爸爸回家好不好，爸爸发誓，以后无论你变成什么样爸爸都照顾你，爸爸会用一辈子治愈你残破的心灵。”

　　见全家人都围在我身边，站旁边的李翠香终于忍不住了。

　　她皮肉不笑的说：“爸妈老公，要不你们先歇歇，我先带小姑去检查一下，刚小姑说有孩子踢她，万一她真的坏了护工的孩子，咱们家可多丢人！”

　　“那她也是我女儿！”父亲暴喝一声，脸涨得通红：“谁敢说我女儿我弄死他！”

　　感受旁边父亲剧烈波动的情绪，我不理解这迟来的关爱有什么意义。

　　见场上没人敢在说话，父亲心痛的牵住我，努力柔和道：

　　“不过，还是得检查一下，要是那个老东西真毁了我女儿最珍贵的东西，我让他生不如死！”

　　7

　　父亲拉着我想去外面的医院检查，接着被母亲拦住。

　　“咱不就是在月子中心吗，检查一个怀孕有什么难得？”

　　看父亲脸上露出犹豫，母亲继续说道：“人家这么大的月子中心，总不能都是坏人吧，之前那个护工又老又丑，肯定是他死皮赖脸缠上知薇最后才得手的。”

　　父亲想想觉得有道理，转头带我去月子中心的孕妇检查室。

　　只是当我来到检查室门口，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后由基因中衍生的恐惧瞬间让我全身战栗起来，所有的顺从在瞬间变成畏惧。

　　我扭身就想要逃跑，因为在最开始。

　　就是这群月子中心的医生强迫了我。

　　他们用一种给孕妇的安神药下在我每天的水里。

　　神不知鬼不觉的在我来的第一天就占有了我，然后每天夜里等我迷晕睡熟，他们就几个人轮番侵犯我的身体。

　　直到几个月后。

　　我每天醒来后感觉身体不对劲，睡觉前没有喝他们的水，才在半夜时发现好几名医生围在我窗前。

　　他们发现我醒来，拼命地对我实施侵犯。

　　我惊恐大叫，但整个月子中心都是他们设置的牢笼，我挣扎的喊叫就是他们悦耳征服的乐章。

　　他们把我绑到束缚带上，在我清醒的状态下对我进行了难以想象的羞辱。

　　我连着三天三夜吃喝拉撒都在被束缚带绑住的床上。

　　到后面我实在坚持不住，假装堕落顺从。

　　迎合他们做了许多事。

　　费劲力气才让他们对我放下戒心，我才有机会用床头的高科技纳米吊坠给父亲求救。

　　那是我18岁时给自己做的高科技发明，只要一按就能给最亲近的人发出求救信号，并且携带坐标，录音。

　　然后当我给父亲求救后，收到的却是一次次拒接。

　　良久后纳米吊坠才收到父亲的回呼：

　　“我在健步队很忙，你别烦我，到了月子中心就好好反省，有空讨好我不如去想想你嫂子的不容易！”

　　父亲忽然响起的声音吓了医生们一跳。

　　他们正夹着我做事。

　　猛然听到父亲的声音，发现我藏起来的吊坠。

　　从此，他们对我更加凶恶，当晚就在我大脑中注射了强行安定但是有概率让人变白痴的药。

　　那晚父亲说完立刻就挂断了我的电话，同时也挂断了我所有的生机。

　　我从此就变成沦落欲望的烂肉。

　　7

　　被打针前的记忆是我失智前最后的画面。

　　又见到这群口罩下的恶魔，我恐惧的后退哆嗦。

　　父亲立马警惕的感觉不对劲，抱着我挡在前面：“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和那个护工有勾结！”

　　看父亲反应这么大，那些医护人员瞬间觉察到不对劲，神色紧张的看向李翠香。

　　李翠香立刻说：“我们是患者家属，刚刚发现你们中心的护工侵犯了我小姑子，我们现在怀疑她怀孕了，你们快检查下她有没有怀孕，然后给我们个说法。”

　　医护人员长出口气，脸上立马佯装愤怒：“我们中心竟然有这么恶劣的人，我这就报警！”

　　看医护人员拨打了110.

　　母亲松了口气，看着父亲：“他们报警了，应该不是坏人。”

　　“是啊，坏人怎么会主动报警呢？”李翠香也跟着说。

　　父亲眼神中的警惕放松了，歪过头像哄小女儿一样轻声劝我：“知薇乖，我们去里面检查一下身体好不好？”

　　我用尽全力的往后缩着身体，恐惧哭叫：“我不要！我不要打针了！”

　　一打针就脑袋疼，上次打完针我整个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听到我说不打针，母亲立马劝父亲：“知薇可能就是害怕打针，别想那么多，让医生推进去就好了。”

　　听母亲也这么劝阻。

　　父亲彻底放下戒备，把我交给医护人员的床上。

　　“不要...不要......”

　　看他们 又要把我推到小房子，我死死抓着父亲衣裳，求生欲让我嘴里甚至叫出话：“爸爸，不要...爸爸...”

　　“只为，爸爸就在外面等你，相信爸爸，不会有人能伤害你的。”父亲深深地注视着我，然后用力把我的手指掰开。

　　任由我被医护人员推进诊疗室。

　　8

　　医护人员表面对我轻柔照顾，但当检查室的门关上，他们立刻粗暴地将我的病床踢到墙角。

　　检查室‘咣当’一声，气氛充满暴躁：

　　“妈的，李翠香哪个贱人竟敢骗我们！”

　　“她说这女人是她大山深处不知天高地厚的表妹，却没想到是咱们龙国传说中的天才女科学家，要是被人知道我们把女科学家折磨成痴呆，我们就是死了也会遗臭万年！”

　　几个医护人员对视一眼，眼神交流间露出果决的厉色。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打掉那个不知是谁的孩子，后续咬死这些都是护工做的，我们不知情。”

　　他们迅速做好决策，朝角落里的我逼近：“那个孩子不知道是谁的野种，但还是让他消失吧。”

　　我见他们纷纷围上来，心底害怕的直哆嗦，在月子中心的半年，我见过太多他们折磨孕妇，将桀骜不驯的孕妇折磨成痴呆的例子了。

　　“别怪我们了大科学家，虽然你为国家做了很多贡献，但我们也不想遗臭万年。”

　　“要怪，就怪你那嫂子吧，是她说你不知天高地厚、又没爹没妈，我们才敢随意处置你的。”

　　医护人员阴恻恻的笑着：“说起来你以前说自己是科学家，没想到真是啊，科学家的滋味儿就是不错。”

　　恐惧升到极点，我尖叫着就往其他地方逃跑。

　　却被拘束带紧紧绑着，

　　我死命尖叫。

　　就听医护人员张狂笑着：“别嚎了，这里是彩超室，隔音效果很好，你叫破喉咙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就在他们撕开我的衣服，想最后再对我做点什么时。

　　彩超室门忽然被人从外面用力撞开。

　　面对踉跄冲进来，用身体撞破防护门的父亲，几名医护人员脸都吓白了。

　　更让他们面无血色的是：

　　父亲手中拿着的，一个正在同步播放我恐惧尖叫声的吊坠。

　　而这吊坠，正是我曾经研发的纳米机器人，这种机器人我有，我家人也有，关键时刻能向紧急亲属电话求救。

　　当时被侵犯时醒来，我就是靠这个偷偷给父亲打电话。

　　结果断送了我最后生机。

　　机器人也被没收。

　　刚刚父亲将我送出去时，顺手把他的塞进了我的衣领，然后用哥哥的吊坠实时监听检查室里面的动静。

　　医护人员还想试图嘴硬：“患者家属，这里是医院重地，不能擅闯。”

　　“去你妈的！”

　　一个玻璃瓶液体擦着医护人员头皮砸在墙上，父亲不愿多说，暴怒就要冲过来。

　　医护人员见状立刻跪下，不停磕头认错：

　　“对不起！对不起！这都是李翠香指使我们干的！她说沈科学家是山里出来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来城里见了几天世面就不愿回去，然后让我们帮忙教训教训她”

　　“因为这样我们才这么做的！我们真不是有意害死沈科学家的！”

　　8

　　父亲扭过身就狠狠一耳光抽在李翠香脸上：

　　“你这个畜生！一个山里的农村女娃，我们看你淳朴才迎娶你进门的，可你竟然这么恶毒！”

　　李翠香顶着火辣辣的巴掌印，却还在嘴硬狡辩：“爸妈！我没有害小姑！”

　　“她是我们家的骄傲，是我们龙国的骄傲，是我们家赚钱最多的人，她怎么会被别人侵害呢？”

　　父亲危险的眯起眼，语气森冷：“那你就是说，知薇和月子中心联手，装疯卖傻陷害你了？”

　　闻言李翠香普通跪在地上：“爸！俺不是这个意思，她可是俺小姑。”

　　“俺也看出小姑不对劲，她那肚子实在像怀孕了的，但这也不代表是我指使的啊......”

　　“就是你！”旁边跪着的医护人员跳起来说：“我们有监控，都是你指使的！”

　　李翠香的话还没有说完。

　　父亲已经一脚踹在她身上：“当初我们以为你从大山里出来，比较淳朴，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我们一定要让你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说罢，哥哥从地上拖起两名医护人员去找监控摄像头的证据。

　　父亲抱起我去其他大医院检查，同时给当初我所在的研究所打电话，告知他们我被侵害，要他们请龙国最好的医生和警察来处理这件事。

　　听闻叫警察，李翠香脸色立刻变了。

　　哭着抱起父亲大腿。

　　却被父亲狠狠踢开。

　　很快我就被龙国最好的专家医院接走，在经过一系列检查后，父亲和医生满脸悲痛的站在我面前。

　　我在研究所的导师急匆匆走了进来，一拳愤怒的打在父亲脸上。

　　父亲年近半百却没反抗，母亲啊想反抗却被父亲拉住。

　　导师秀丽的拳头攥得紧绷，眼眶里都是泪水：“当初是你说要和女儿享受天伦之乐我才让你把知薇带回去的，你信誓旦旦说不会让女儿受一根头发丝的伤害，结果你就这么把她毁了？”

　　导师扭过头抱着我痛哭。

　　导师的丈夫兼助理又是一拳砸在父亲脸上，父亲两下就被砸出血：“你个老东西，知道沈小姐有多高的科学造诣吗，她可是能钻研出可控核聚变，隐形战机，纳米AI的超绝天才，她的聪慧整个龙国只有这一个，却被你们糟践成只记得生孩子。”

　　母亲看不过去挡住他：“我们也是受害者啊，我们女儿受这么大罪，我们心里也很难受。还有她哥，我们都是被李翠香那个坏女人骗了。”

　　提起这个，一直不说话的哥哥脸色灰败。

　　原来，那天他去调证据，意外发现在监控记录里，还有嫂子和很多医护人员的苟合记录。

　　相比我在视频里不断哭诉抵抗，李翠香面对男人们无比顺从主动。

　　然后李翠香真实的怀孕时间也是在我来到月子中心时候。

　　她一开始假装怀孕，把我逼到月子中心。

　　然后每次借口来看我，都在凌虐我的同时和男人们交合，然后成功怀孕。

　　得知这件事的母亲，后悔的直拍大腿：“当时我就该想到的，你哥天生无精，怎么就能让李翠香怀孕。我们本来以为李翠香是山里来的，体质好，所以才无比珍惜这个孩子，甚至把休假的女儿赶出去。”

　　“没想到最开始的孩子是假的，后来怀上的又是个野种。”

　　“不过万幸的是，知薇怀的不是她以为的五胞胎，而是双胞胎男孩儿。”

　　9

　　导师冷冷看着他们：“这次伤害我学生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我动用了些私人关系，把李翠香和那些畜生关进了特殊监狱，在里面他们只会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就算李翠香这种不在意贞洁放荡的人，也有的是办法让她后悔活在这世上。”

　　父亲捏紧拳头：“我只恨自己不能亲手报仇！”

　　导师没有理会他，抱起我就要离开这家医院，去首都最好的机构。刚刚一副心痛要为我报仇模样的父母忽然急切了声音：“诶！诶！您去干嘛？知薇不让我们留下来吗？”

　　导师声音诧异：“留下来？”

　　父亲道：“她是我女儿，现在又是傻得，怀着孕，就让她和孩子留在我们家吧，”

　　“孩子？”导师语调一下子升高：“这种罪恶的孩子你还想让知薇生下来？！你想过知薇以后清醒了，怎么面对这孩子吗！”

　　母亲立马急着说：“她哥是无精症，她爹年纪大了，知薇虽然是个女娃，但毕竟是我家的血脉，这俩没爹的孩子生下来不是正好？说不定他俩未来也能继承知薇的天赋呢！”

　　过去一向温和的导师和导师丈夫这下真的动怒了。

　　脸上表情恨不得杀了我的父母。

　　父亲分毫不让，坚称作为家属有权处理我和我肚里的孩子。

　　场上气氛逐渐焦灼，我看着那所谓的家人，脑中闪过一帧帧画面。

　　在我还清醒时，在我被数不清的人侵犯时，在我找父母求救时，在父母一心一意照顾那莫须有的孙子时，

　　那一幅幅画面涌入脑海，虽然我已经生理性丧失思考能力。

　　但这些灵魂深处的画面还是让我恢复了一分钟的自我。

　　我抬起手臂。

　　主动从导师怀中挣脱，

　　“知薇，你？”导师怔怔看着我，满脸喜色又不可思议，接着瞪大眼睛看我缓缓走向父亲。

　　“女儿！我的好女儿！我就知道血浓于水，女儿是不会离开爸爸的！”父亲一脸喜色，看着我，又像是盯着我肚里的孩子，双手张开示意我过去。

　　“乖女儿，快到爸爸这儿来。”

　　我站在地上，像是邯郸学步的婴儿，在导师痛惜、父亲惊喜的目光中走向父亲。

　　然后坚定越过父亲，走向父亲身后手术台。

　　抽出手术刀。

　　在父亲一家惊呼声中，一刀剜向自己小腹。

　　手指入腹。

　　鲜红的两团血肉被我徒手掏出来，我哂笑的将那两团血肉递向父亲：“爸爸，你想要的孩子。”

　　导师率先反应过来，焦急地来抱住失血过多的我。

　　我奋力一丢。

　　将那两团血肉扔向爸爸妈妈，他们惊呼着分别接住一团血肉，我彻底倒在导师怀里。

　　此生，他们再也不是我的家人。

　　END